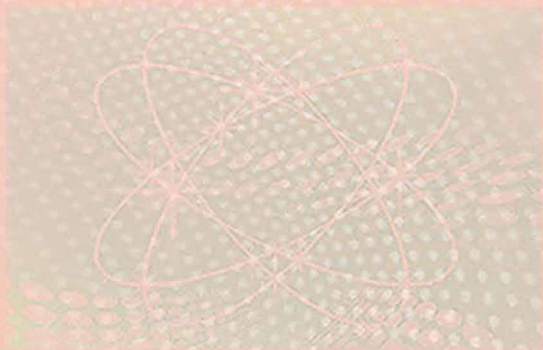


希望文库

凡·高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希望文库

凡·高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高/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2版.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7. 5

(希望文库)

ISBN 978-7-80723-006-9

I. 凡... II. 北... III. 凡高, V. (1853~1890)—传记—青少年读
物 IV. K835.635.7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1988 号

希望文库

凡·高

-
- | | |
|-------|------------------------|
| 主 编 |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
| 出 版 | 远方出版社 |
| 社 址 |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
| 邮 编 | 010010 |
| 发 行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朝教印刷厂 |
| 开 本 | 787×1092 1/32 |
| 印 张 | 185.5 |
| 字 数 | 1900 千 |
| 版 次 | 2007 年 6 月第 2 版 |
| 印 次 |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2000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80723-006-9 |
| 总 定 价 | 520.00 元(共 40 册) |
-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相关人物

文森特·凡·高(1853. 3. 30—1890. 7. 29), 出生在荷兰一个乡村牧师家庭。他是后期印象派的三大巨匠之一。文森特·凡·高具有不平凡的一生。在短暂的 37 年人生中,他把三分之一的时间完全奉献给了艺术,直到生命的末了。他好像就是为了艺术而生,匆匆来到这个世界,匆匆地离开。他在世时不被人理解,爱情的挫折、生活的残酷使他失望,在宗教那里也寻找不到最终的解脱。他怀着一颗伤痛的心开始了孤独而又执着的艺术探索:寻找那份来自内心的渴望。

保罗·高更(1848—?), 凡·高的朋友。他的父亲克罗维斯是“National”报社记者;母亲阿琳则是家庭

主妇；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曾是著名的女性革命家、航海家、作家；祖父安德烈是一位画家，具西班牙血统；外曾祖父是秘鲁人，人们有时便以这种遗传性以及西班牙和秘鲁血统的混合来解释高更的性格——一个狂热于恋爱，为了理想而甘愿牺牲自己并且强使人接受这种理想，温柔而无聊，天真而狡黠，犹豫而坚定的艺术家。

约翰尼斯·凡·高，生卒年不详，凡·高的叔叔，海军中将，荷兰海军军阶最高的军官。

前言

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个问题困扰了人们几千年。直至今日，尚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其实，到底谁造就了谁，连上帝也说不清楚，即使说清楚了，对我们也没有多大意义。对我们有意义的，是当年的那些在各个领域叱咤风云的巨人们，于谈笑之间，对人类文明进步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这才是后人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正是这一股股伟力凝聚而成的合力，改变了我们现在的的生活。

而我们更迫切想要知道的是，他们的力量到底从何而来？是怎样的成长过程让他们脱颖而出，从而站到了时代的浪尖上长袖善舞？于是，人们对介绍伟人生平的传记作品趋之若鹜，希望从他们的言行、个性、思维方式中，参悟到一些成功之道。

正是为了给读者打开这样一扇窗户，编者经过艰

苦的努力,终于向读者奉献了这套《希望文库》丛书。

本套丛书所写的百位传主,涉及了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编者通过真实可信而又详尽的资料,既完整地介绍了传主波澜起伏的精彩一生,又不时地通过深刻的心理描写和独具见解的议论,对传主的性格发展脉络进行了清晰的梳理。让读者不仅看到扣人心弦的故事,更从传主在故事中的表现,看到一些成功的端倪。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常常对传主的坎坷人生唏嘘感慨,更对他们异乎常人的品质叹服不已,比如他们不达目标、绝不罢休的坚毅隐忍,比如他们面对机遇,毫不犹豫,立即采取行动的果敢姿态,以及运筹帷幄、处乱不惊的高超智慧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我们也真诚希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过程中能得到比编者更大的收获。

当然,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请朋友们不吝指正。

编者



美梦难成	/1/
传教生涯	/8/
兄弟情深	/26/
浪子归家	/31/
从头学起	/40/
相依为命	/44/
共同梦想	/62/
真的疯了	/82/
大师绝笔	/91/
凡高书信	/100/



美梦难成

1853 年的一天,荷兰诞生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婴,他就是提奥多鲁斯·凡·高的儿子,取名文森特·凡·高。说他与众不同,是因为他后来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画家之一。

凡·高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中。他的父亲是一名牧师,经常带着长子凡·高和次子提奥四处传教和看病。父亲共有五个兄弟,其他四个在荷兰拥有显赫的地位,惟独只有提奥多鲁斯·凡·高在一个小镇上当了一位默默无闻的牧师。

凡·高天性善良,同情和关心穷苦的人,并且对父亲的职业有一种独特的兴趣。父亲特别希望他能



成为一名牧师，因为在儿子的身上，父亲看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影子。

一天，父亲问儿子：“你是否愿意像我和我的爷爷一样成为一名牧师呢？”凡·高的回答令他很失望：“爸爸，也许我更适合干些别的工作。虽然我崇拜和敬奉偶像，但在这些偶像当中，上帝在我心里并不占第一位。我崇拜的是著名的画家伦勃朗、米勒等人。”

父亲听完儿子的回答后很伤心，并为此生了一场病。凡·高感到很内疚，于是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当着父亲的面画画。

1874年的一天，凡·高的叔叔，一个著名的画商回到家里知道了凡·高的爱好，于是就把凡·高带到伦敦。很快便成了叔叔开的古比公司的一名职员，这一年他21岁。

他在公司的工作是在陈列室里接待顾客，向他们推销油画照片、铜版画、石版画和素描，将卖出的画进行包扎、结账。他为公司赚了一笔又一笔钱。日复一日，上班下班。他说不上对这工作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这里有不少博物馆，经常展出本国和外国画家的油画。还有不少报纸，不时刊登一些画家的插图和版画。每当休息日，凡·高就到博物馆去参观画展。他逐渐熟悉了一些英国画家：透纳和雷诺兹、庚斯博罗、康斯太勃尔、米莱斯……他们都是杰出的人物画家和风景画家，有的去世不久，有的还健在。从这些古代和现代大师那里，他还学到了一些绘画知识。在家时，他就爱好绘画，经常涂涂抹抹。现在，他对绘画的兴趣更浓了。常常在星期天一早，就带上铅笔和纸，沿着泰晤士河堤岸走去，画河里行驶的船，画横跨两岸的大桥，以及远处的威斯特寺。

画，画多了后，他就把一些素描寄给弟弟提奥——世界上惟一可以分享他快乐的人。

凡·高租住在泰晤士河旁边的一幢房子里。他的生活很平静。他不喜欢社交，也不善于消遣，除了画画给弟弟及父母写信外，几乎没有别的乐趣，于是他常常感到孤独。可是有一天，他竟然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位姑娘，这位姑娘就是房东的女儿。房东罗伊尔夫人和她惟一的19岁的女儿乌苏拉她们在房子的后



花园里开办了一个小小的幼儿园。

乌苏拉有着一张美丽动人的脸，一双脉脉含情的大眼睛，脸上总是带着一种纯真的笑。凡·高特别爱看她那无邪的笑，因为那笑容能让他感觉到人世间的美丽。

当他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乌苏拉，发现他的心已经完全被乌苏拉所占据，他渴望能够获得她的芳心。

有一天，凡·高终于收到了等待已久的邮包，那是他的画家朋友科克从巴黎寄过来的画，画上写着：“赠给我的朋友凡·高和乌苏拉·罗伊尔”。在不久以前，凡·高制作了一幅科克的作品复制件寄给科克，请他在上面为乌苏拉题字。因为他曾答应过要送给乌苏拉一件有画家签字的作品。

乌苏拉收到画后非常高兴，她兴奋地说：“太好了，我终于也有一位画家朋友了。”高兴之余，乌苏拉决定把画挂到幼儿园教室的墙壁上。凡·高显得很紧张，一幅笨手笨脚的样子，他刚要往墙上钉钉子，钉子就掉了。这个时候乌苏拉亲切而友好地说道：“喂，笨家伙，还是让我来吧！”



她动作轻盈敏捷，画很快就挂好了，乌苏拉快乐地看来看去。凡·高一脸羞涩，不住地搓着双手，心里想着怎样才能向乌苏拉表白自己的爱情。乌苏拉看了一会儿挂好的画之后，便向花园跑去。

凡·高担心错过表白的机会，于是就跟着追了过去，一边追一边喊：“乌苏拉，请等我一下！”

听到喊声乌苏拉停了下来，用力裹紧了披巾，把双臂抱在胸前，漫不经心地问：“凡·高先生，你还有什么事吗？”

凡·高强迫自己平静下来，然后用一种坚定的语调将压在心里很久的话，向乌苏拉讲了出来：“乌苏拉，我真诚的爱着你，想让你成为我的妻子，我真心真意想和你在一起！相信我，我会给你幸福的！”

“你爱我？你要我做你的妻子？”乌苏拉叫道：“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听了她的话，凡·高的心就像掉入了冰窟窿。他良久才回过神来，小心地问：“为什么不可能？”

“真是奇怪！难道你不知道我订婚已经一年多了？”乌苏拉回答道。



“你明明知道我爱上了你，为什么整整一年了你都不告诉我？你知道我爱你爱得多苦吗？”凡·高动情地问她。

“难道是我叫你爱上我的吗？那只是你一厢情愿罢了，我只不过想和你交个朋友而已，再说我的未婚夫马上就要来和我一起度暑假了。”

“你有一年多没见到他，他肯定已经把你给忘了。你现在爱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凡·高的理智和谨慎完全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一把抱住乌苏拉，非常粗鲁地吻着她的嘴唇、头发和身体，呼吸急促地说：“乌苏拉，我真的爱你，我不能没有你，和我结婚吧！”

“放开我，你这个混蛋！要不然我就要喊救命了！”乌苏拉拼命挣脱凡·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开了，走时甩下了一句：“红头发傻瓜！”

“红头发傻瓜！”这句话像一声惊雷劈中了凡·高，震撼着他的心灵：“我是傻瓜！哈哈，我是傻瓜，我是个红头发的傻瓜！哈哈哈哈哈……”从此，凡·高的心里老是想这个称呼，这个外号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牢牢地统治着凡·高敏感而脆弱的心



灵,以至他在今后的生活中,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烦躁,就会歇斯底里地发狂。

几个月之后,凡·高被罗伊尔夫人很有礼貌地请了出去。与此同时,乌苏拉也嫁给了她的未婚夫。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嫁给了别人,凡·高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

很快,凡·高变得安静起来,那爱情给他带来的狂热,已随着心爱的人的离去而消散了。

于是他决心离开伦敦这个令他伤心的地方。初恋的失败,似乎也预示着凡·高的感情生活终将曲折反复,无所依靠。



传教生涯

受到打击的凡·高不愿回到家里，他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他想起了一个人，于是，就来到了他家。凡·高的另一个叔叔——荷兰海军的最高首脑约翰·凡·高。他在宽敞明亮的客厅中，接见了自己的侄子文森特·凡·高，以前叔叔曾听说凡·高决定要去做牧师，今天又见到了他，感到非常高兴。

“文森特，你想当个牧师，准备得怎么样了？”

“不，叔叔，我想做个能为劳苦大众分忧的传教士，并不指望能当上牧师。”凡·高慢慢地将思考了许久的话对叔叔说了出来。

“文森特，你千万不要去当什么传教士，那些听众



可全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当传教士是不会有什出息的。我已经给你找好了一个教师，他会帮你成为一名牧师，改天我带你去见他。”叔叔说。凡·高虽然不乐意，但慑于叔叔的威严，他不敢说什么。

第二天，凡·高又来到离叔叔家不远的姨父家里，一个漂亮的姑娘热情地接待了他：“你一定不认识我吧，我是你的表姐凯，你就是父亲提起过的凡·高吧？”姑娘亲切地说道，“这样的事真是少见，我都 26 岁啦，还是第一次和你见面呢……”

脆弱而敏感的凡·高又一次被凯的美丽所征服了。她有着亚麻色的秀发、白皙的皮肤，修长而苗条的身段。

“我今年也 24 岁了。表姐，我母亲常盼你到我们那儿做客。”凡·高说了见面后的第一句话。

客套之后，他们聊了一些关于绘画方面的事情，聊得非常投机。这时，走进来一个文雅的男子和一个小男孩。“他们是我的丈夫和儿子。”凯热情地向凡·高介绍着。

随后，凯的丈夫张开双臂，将妻儿紧紧地搂住。